

名人
日记

精神家园

沙叶新 著



精神家园

沙叶新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人
日记

1994



(沪)新登字101号

责任编辑 张珏
封面装帧 陆震伟

名人日记1994

精神家园

沙叶新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54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经销 上海中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092 1/32 印张 7 插页 4 字数 115,000

1995年1月第1版 1995年4月第2次印刷

印数 20,001—40,000

ISBN 7-208-01949-5/G·268

定价 8.50元

沙叶新小传

沙叶新，曾化名少十斤。少十斤为沙叶新的右半，可见此人不左；砍去一半，不过少十斤，又可见此人无足轻重，一共只 20 斤。沙叶新 1939 年出品，因是回族，且又姓沙，可能原产地为沙特阿拉伯，后组装于中国。体形矮胖，属知识密集型产品。身高 1 米 66 左右，属二等残废，但身残志不残，发愤写作，一回生，二回熟，百折不回，终于成为回族作家。1985 年身不由己担任上海“人艺”院长，1991 年又己不由身担任上海剧协副主席。作品有《假如我是真的》、《陈毅市长》、《寻找男子汉》、《耶稣·孔子·披头士列侬》、《江青和她的丈夫们》等。美、加、澳、德、新加坡以及我国的港、台地区都曾演过他的戏。得过奖，也有过争议。编剧以前叫作剧，但他绝不是恶作剧。

目 录

秋后算帐(上海).....	1
惟君怜我我怜君(上海).....	3
出售《鼻子》(上海).....	5
抽象发言(上海).....	8
上帝也有隐私(上海)	14
老夫聊发少年狂(上海)	17
腹中空空话辟谷(上海)	20
夜闯 KTV(上海).....	22
陈年老法(上海)	26
诸子语“怪力乱神”(上海)	28
我的三句“反动口号”(上海)	31
爆竹声中的乱想(上海)	35
“套中人”碎语(上海)	37
版权·稿酬(上海)	40
叹息此流年(上海)	44
我憎恶冷漠(上海)	46
一封辞呈(上海)	49
思想探险运动(上海)	53

深圳历险记之一(深圳)	56
深圳历险记之二(深圳)	58
香港流水帐(香港)	62
地球兴亡,世人有责(大连)	64
第二次赴美(洛杉矶)	67
性笑话(洛杉矶)	70
穷不思变,思富则变(洛杉矶)	73
人生得一恩师足矣(洛杉矶)	76
美国电台当嘉宾(洛杉矶)	79
心肝与宝贝(纽约)	82
大峡谷和大赌窟(拉斯维加斯)	86
温哥华流水帐(温哥华)	88
澳门沉思(澳门)	91
我不敢写的文章(上海)	95
《道听途看坐读冥想集》(上海)	98
电脑呀电脑(上海)	104
寂寞身后事(上海)	107
《曼哈顿的女人》·博与精(苏州)	110
戏乃心声不可违(上海)	113
文人相亲(上海)	115
逛新城(上海)	119
杂记数则(上海)	122
说真话何需勇气(上海)	125
初次登“台”(台湾)	128

“湾湾”月儿照九州(台湾).....	132
台湾师道尊而不严(台湾).....	136
我的演讲·焦的宴请(台湾).....	140
两位无冕女皇(台湾).....	144
复兴戏校·风化区(台湾).....	148
台北喜晤华文漪(台湾).....	151
文化革命·戏剧命运(台湾).....	155
戏曲——成熟者欣赏的艺术(香港).....	158
思考是痛苦的(香港).....	161
彦火赏饭(香港).....	164
三个香港青年(香港).....	167
想起胡耀邦(北京).....	171
艺术家不是阴谋家(北京).....	174
书·话(北京).....	177
北京作家的聚会(北京).....	180
京城买书记(北京).....	183
几位“腕儿”(北京).....	187
民谣中的警钟(上海).....	190
两封信(上海).....	194
大学生辩论赛(上海).....	198
MTV(杭州).....	201
答日本《读卖新闻》(上海).....	204
424 封信(上海).....	208
年终判决书(上海).....	211

秋后算帐

1月1日。星期六。晴。8时8分于上海家中。

又是新的一年开始。

1994年，你好！

元旦，早晨好！

每年都要在元旦这一天“秋后算帐”，清算一下过去的一年。喂，老沙，1993年过得如何？老天爷容禀：过得很匆忙，也很紧张。1月底完成了10集电视剧《王先生和小陈》的创作，接着手不停笔地在4月初又写完了10集电视剧《上海人》，6月辞去院长职务，8月策划拍摄8集社会心理电视专题片《心理魔方》，9月六场话剧《东京的月亮》在上海人艺上演，12月去香港中文大学参加“当代华文戏剧国际研讨会”，年底又出版23万字的“大杂烩”《沙叶新的鼻子》，此外还写了不少乱七八糟的东西。这一年的365天几乎都是我的工作日，而且是全天候的，工作得近乎疯狂。

可是去年所有这些疯狂劳作又有多大的价值呢？我无勇气回答这个问题。假如没有多大价值，那我为什么又如此拚命地去炮制它们呢？是怕观众和读者忘了自己，因而用自己的这些“作品”来不断地提醒他们对我的注意？还是因为写作已经成了我多

年的职业习惯，不停地去爬格子是这种惯性使然？其实，对我而言，笔耕已30余年，如今多写一个作品又会增加我什么呢？而少写一个作品又会损失我什么呢？如果是怕给读者和观众忘掉才拼命地写，而写出的又尽是一些信手涂鸦、博士买驴之类的伪劣商品，那么观众和读者会把你忘得更快；如果是职业习惯使得自己不得不长久连续地写作，而不是因为情感的煎熬、智慧的痛苦，那制造出的必然是无咎无誉、半间半界的東西。

《上海人》的改编，完全是受人之托，情面难却。虽然我雕肝琢肾，不敢懈怠，但毕竟缺乏井喷的激情和泣血的体验，也许难以成为佳构。聊慰于心的是帮好友做了一件他希望我做的事，至于他是否满意，我不得而知，我反正尽心尽力，于心无愧了。

《王先生和小陈》蚤作夜思，呕心沥血；心织笔耕，历时半年。假如我还算是有点幽默细胞的话，那这部电视剧的写作倒让我痛快淋漓地过了一把幽默瘾。可是今后谁来导、谁来演呢？拍出来又如何呢？此时此刻我真像待字闺中的处子，不知今后的夫婿是面如冠玉还是獐头鼠目，是温文尔雅还是粗鲁狂暴。咳，反正电视剧的编剧充其量也不过是个打工仔，算了，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任人宰割去吧！

《心理魔方》播放后，倒颇获好评，究其原因可能和我自始至终参与了创作的全过程有关。我是策划、

我是编剧、我是节目主持人，在拍摄过程中我又和电视导演时常磋商，共同制定拍摄方案……所以最后制作出来的成品是：“MADE IN SHA YE XIN”

今年有何计划？《总统套房》（三幕话剧）、《香港游》（14集电视连续剧）、《艺林外史》（长篇小说），再多写一些短篇的幽默小说，加上以前的，出个集子。

今天开始记此日记的时间是8时8分，巧了，两个8，发上加发。我倒不期望发财、发迹，当然也不希望肠胃发炎、体态发福（我已经够胖的了！），我真的希望今年在创作上真的有所发明、有所发现。加油，老沙！

惟君怜我我怜君

1月2日。星期日。晴。上午8时48分于上海家中。

沙枫1月10日要去美国留学，机票是智红在美国给他买的。昨天收到大弟鼋农给沙枫的贺电，八个大字：“成人之美，一帆‘枫’顺”。“成人”谓沙枫长大成人，“之美”是说赴美留学，“之”，至也、往也。“枫”与“风”谐音，故曰“一帆‘枫’顺”，借用的妙。鼋农素

爱制谜，善用别解，出语亦幽默。

女儿智红是前年去美国留学的，今年儿子又要走了。打电话告诉岳母沙枫的行期，岳母问我：“两个都走了，你舍得吗？”我还没回答，就已流泪了……

原来我们这个家，夫妻一对，儿女成双，恩爱和睦，乐在天伦。可如今，这株培植20余年业已成荫的绿树，先是前年飘走了“红”叶，眼下又将飘走“枫”叶，今后将剩下我们这对年过半百的夫妻，“叶新”不再长新，“嘉华”亦不再永嘉，叶落花（华）谢，唯余两枝枯干了。我和嘉华又成了二人世界，四目相对，两手相携。今后我若感到孤寂，尚有我的书籍相伴，尚能以写作消磨日月。可嘉华奈何？那只有对她多些关怀多些爱，填补儿女走后她的感情空白。清诗人陶琏《寄内》有云：“老去更无儿在膝，惟君怜我我怜君。”年轻时读过，全无感受，如今再读，肠暖心热。又想起年轻时读过辛弃疾的《贺新郎》：“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情与貌，略相似。”如今再读此词，总想将“青山”改为“我妻”。这一改便成了：“我见我妻多妩媚，料我妻见我应如是，情与貌，略相似。”夫妻之间果能相对如青山，庶几能够共老白头了。

· 出 售 《 鼻 子 》

1月9日。星期日。晴。上午10时于上海家中。

昨晚6时许，在淮海中路的沪港三联书店为读者签名售书。这家书店自成立以来我经常光顾。店堂不大，书种不多，但品位甚高。“三联”出版的“文化生活译丛”、“读书文丛”都是值得阅读并有保留价值的。尤其是“三联”编辑出版的《读书》月刊更是冰壶秋月、良金美玉，自它创刊，我便是它的忠实读者。我常与人戏言：“书可以不读，而《读书》不可不读！”每次捧读《读书》就像与一群博雅之士对话。这群中外智者茹古涵今、龙跃凤鸣，真使读者受益匪浅。我经常有一种形而上的寂寞：“落日楼头，断鸿声里，江南游子。把吴钩看了，栏干拍遍，无人会，登临意。”总觉得茫茫人海里，似无太多可以晤谈之友；密密书林中，很少能有值得必读之书。而《读书》是我智商最高的朋友。

爱屋及乌，所以对沪上的这家三联书店也有一种特殊的感情。三联书店能出售我的书，我当然高兴，可也有点“珠玉在侧，觉我形秽”的不安。该店的图书部经理范庆国先生早在几天前还专门为我布置了一个橱窗，陈列着我的一些著作，高悬着我的大幅照片，真是堂而皇之，煞有介事。我几次走过这扇橱

窗都破帽遮颜，快速向前，不大好意思正视我的“尊容”。

前年，我也曾在这家书店签名售过书。那次是出售我的剧本，如《耶稣·孔子·披头士列传》、《沙叶新剧作选》、《中国姑娘》等。我当时想如今连戏都少有人看，谁还来买阁下的剧本？所以当范经理问我每种书带多少来出售时，我说多则10本少则5本。谁知我后来带去的几十本书居然供不应求，争购一空，着实让我感动了一番。记得上次与我一同签名售书的还有王安忆、王小鹰、洪丕谟诸位，他们的“销路”亦佳。

这次我是和吴正先生一起“展销”。吴正这个上海人“出卖”的是《上海人》；我只“出卖”我脸皮的一部分，《沙叶新的鼻子》。我们来到三联书店时，读者的队伍已排成长龙，已从店堂转向隔壁的弄堂里。范经理说，有的读者5点多钟就来排队了。我知道读者并非对我和吴正情有独钟，其他一些作家签名售书时也是如此盛况。所以我就更加感动了，感动的是上海的读书人对文学、对作家的深情。

签名售书伊始，店堂内比肩接踵，间有插队者，故而不得不派人维持秩序。嘉华和书友陈家虎帮我掀页和钤印，我只负责签名。有的读者还希望我能在扉页上写上几句话。我多数写的是：“谢谢您买我的书！”“让您破费了！”“谢谢您的翻看！”等等，这最后

一句像是节目主持人对电视观众说的。可有的读者并不以此为满足，还希望我多写些，写得不一一般些。可是排队售书，如流水作业，速度很快，题词时无时间考虑，不容许斟酌，只能提笔就写，不假思索。有位读者说今天他们全家都来了，我于是信笔写道：“谢谢係一家门！”有位读者说他是我的邻居，我立即写上两句白居易的诗：“明月好同三径夜，绿杨宜作两家春。”有位读者悄悄对我说他原来是排在后边的，怕买不到就插队到前边来了，我为他写道：“在生活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位置，请勿插队。被埋没的天才例外。”有位读者问能不能请我吃一顿饭，我写道：“精神变物质：我给你精神食粮，你给我物质食粮。谢谢！”有位读者说他是生意人，希望我有针对性地为他写几句，我写道：“要讲生意经，又不要太讲生意经。”有位读者和西汉出使西域的博望侯张骞同名，于是我写道：“迎东风，迈大步，惠然来沪买我书。”我说：“你是从西域来的，所以是迎东风。”他笑了。还有一位小姐芳名“何倚伏”，她希望我写句奇特而有趣的话，我给她写道：“三人行，可携一奇犬。打一小姐名——何倚伏。”其实她的名字是从《老子》中的“福兮祸所倚，祸兮福所伏”两句衍化而来。我喜读《老子》，如有时间从容构思，可以为她写出较好的题词，如今只好将她的名字制为灯谜以塞责了。我的题词都是即兴的，随意的，无豪言壮语，无道德箴言。我将

读者当朋友，怕教训人。

一个多小时卖出 200 多本，手也写酸了。9 时许与吴正同去“三和”宵夜。半夜 12 时许归。

抽象发言

1 月 12 日。星期三。薄雾。上午 8 时半于上海家中。

昨天接 L 君电话，说他读了我前几天发表在《文汇报》上的文章《抽象发言》，其中有一处谈到他时与事实不符，给人一种错误的印象，好像他不懂装懂，显得很蠢。我解释说，我在文章中只是说了一件事，对你并无所褒贬，假如我的文章伤害了你，那绝对是无意的，请你原谅。我还说如果你认为我说的与事实有出入，我以后设法予以补救。

《抽象发言》发表后反响较大，北京和上海都有人来信、来电，表示支持文章的观点。除此以外，人们对我在那次会上表达意见的方式感到吃惊，甚至不太相信我真是那样发言的。但那确实是事实，在一个严肃的国际性的学术会议上，用我这样一种戏剧性方式发言，在世界上也许都是绝无仅有的。所以当我

在会上做这种也许可以叫作“后现代主义”的“抽象发言”时，与会者面面相觑，莫名惊诧。起初以为我是存心调谑，又以为我是神经错乱，直到发言结束，图穷匕现，才明白我并非开玩笑，而是“暗藏杀机”。秋雨也怀疑我用这种惊人的方式发言，我想当时他若在场，那可能就是李贺的一句诗：“石破天惊逗秋雨”。我的“石破天惊”兴许真会引发（“逗”）秋雨的倾盆宏论。

20 世纪有两大“幽灵”，一是政治领域中的共产主义运动，一是艺术领域中的现代主义思潮，他们在各自的领域中都曾树起造反大旗，冲决罗网，揭竿而起，革故鼎新、涤瑕荡秽。他们打倒神仙、推翻皇帝，他们也藐视传统、破坏规则。他们都是弄潮儿，都是勇敢者，都是先锋，都是左派。有趣的是某些社会革命的左派，同时又是艺术革命的先锋，如俄国的马雅可夫斯基、法国的艾吕雅、阿拉贡、德国的约翰尼斯·贝歇尔、布莱希特以及早期的一些印象派画家等等，他们之中有的本身就是共产党员甚至是党的高级干部。共产主义革命运动和现代主义艺术思潮在发展过程中都经历了不同阶段，出现了很多派别，它们都从萌生、发展、鼎盛落入到今日的低谷，所以人们把今日的共产主义已称为“后共产主义”，把今日的现代主义称为“后现代主义”。共产主义运动所幸中国共产党尚能审时适变，不期修古，不法常可，

因时立政，将人类改造社会、建立文明的共同经验纳入自己的改革开放中，而不再划地为牢，不再拘囿于“社”、“资”的门户，这才有了已见转机的中国式的社会主义。而已是强弩之末的现代主义艺术思潮的今后命运将如何呢？如果它仍旧一味的极端、一味的偏狭、一味的反叛、一味的破坏，不与悠久的历史传统对话、不和人类的共同经验携手，那势必要走向自己的反面。

附录： 抽象发言

这次去香港参加当代华文戏剧国际研讨会，到会的有中国大陆、台湾、香港、澳门、美国、法国、加拿大、新加坡等地的剧作家和戏剧理论家，可谓史无前例、盛况空前。在会上和会下有一个问题经常引起与会者的争论，即：戏剧要不要让观众看得懂。一种意见显然比较传统、比较陈旧，说起来也小心翼翼、不那么理直气壮，这种意见认为：戏剧是演员当众表演的故事，当然要使观众看得懂。另一种意见则比较先进，比较精深，论述起来也踔厉风发、义正辞严，这种意见认为：懂与不懂是小学生提出的问题，艺术尤其是现代艺术根本就不存在懂与不懂的问题。你欣赏一朵花，只要觉得它美，就无须要弄懂它是什么意思；你欣赏一首乐曲，只要觉得它动人，也无须要弄